

在家乡冰雪初融的山野间,高山杜鹃已悄然绽放。它不与群芳争艳,只在料峭春寒里,开出一片热烈而沉静的粉黛嫣红。

杜鹃耐高寒,长于山野,越是清冷孤寂的高海拔之地,越是开得热烈奔放。每逢花期,无数人不辞山高路远,只为奔赴这一场红尘里的烂漫花事。

赏过杜鹃的都知道,当你不辞辛苦步入花海时,便入了白桦林。白桦与杜鹃相伴相生,一高一低,一素一艳,相映成趣。高处是白桦亭亭玉立,素白的树干披着春日暖阳,干净挺拔,生机盎然;低处是杜鹃如火如荼,漫山红遍,热烈而奔放。它们像一对至死不渝的恋人,晨曦同露,暮色同栖。

记得表姐家南山坡的那片白桦林,是她的秘密基地。杜鹃花开时,她常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徜徉。我知道,林间藏着一道幽深蜿蜒的小径,一路曲曲折折向着山顶延伸。倘若你漫步林间,就会看到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,斜斜地洒落下来,斑斓的光影轻抚着白桦洁白的躯干。当你与树上那一只只温柔的“生命之眼”对视时,瞬间会觉得天地之间有着无穷魔力,像是整个山林都在与你对话。

沿小径缓步上行,鸟鸣啾啾,一步一景,十步一境。置身于这片林间花海,心忽然就静了。尘世的喧嚣与纷扰,尽数被隔绝在外,仿佛脱离了凡世,误入了仙境,只余一身清宁,满心欢喜。穿梭在烂漫的杜鹃丛中,花香沁入心脾,七彩光影透过枝丫漏下来,不停地在眼前流转。

终于登顶了,坐在山尖尖上回望来时路,你会发现白桦林被薄雾笼罩,树下朦胧的杜鹃越发美艳,越发不可方物。

下得山来,一条清澈的小溪拦住去路。可是,没关系,你只需踮起脚尖轻轻一跃,就会到达彼岸。小溪旁坐落着一所学校,放学后,孩子们就跨过小溪,钻进林子里玩耍。男孩子经常在林间追逐打闹,摘花爬树掏鸟窝。女孩子文静多了,有的把粘了的白桦树皮剥下来,做成手札,写上字,或作书签,或写成信笺递给远方的朋友。

这个春天,一群蜜蜂比我更早探望花田。

春风里,这一群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的蜜蜂,薄翼如舟,穿梭在山脉下的油菜花田里,嗡嗡飞舞,发出电波一样的声音。200多亩油菜花纵情绽放,形成盛大的金黄方阵。我忍不住躺在花田埂边,在浓郁的菜花香里,观察这一群辛勤的蜜蜂。荡漾在油菜花海上方的蜜蜂,在吮食了花粉后,带着圆滚滚的肚子飞进蜂巢中,负责蜂巢里酿蜜的蜜蜂,已在那里等候许久。

逶迤山脉下排列着风情百态的民居,湛蓝天空的阳光,如金黄透亮的蜂蜜倾泻下来,流淌在鱼鳞状的青瓦屋顶上,洒落在高大乔木的树冠中。85岁的宋大妈这时候出门,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,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们。宋大妈的小儿子就伺候着这一群蜜蜂。屋檐下悬吊着几个蜂巢,一群密密麻麻的蜜蜂,似乎在嗡嗡声里接头接耳,分享着春天里采蜜的喜悦。

3年前,宋大妈的小儿子,我叫他孙大哥,在春天里回到故乡,令他震撼的一幕出现了。阳春三月,家门前的油菜花田,油菜花的花蕊一夜之间嘭嘭绽放,它们高擎着春天的高脚酒杯,让一群群野蜂扑进去吮吸着花粉,油菜花散发的芬芳,让一个如油画里的村子,在春天里呈现出微醺状态。菜花渐欲迷人眼,新燕喃喃啄春泥。南归的燕子,让这个归来的中年男人,涌动着回乡创业的冲动。

这其实不是一时冲动。回到故乡,是因为根须扎在那里,故乡的山山水水睁开眼,在凝望着孙大哥,那条



白桦与杜鹃相伴相生
毛凤全 摄

春山有信

□清音

恋人相伴来到此处,或制作一封树皮情书,诉说衷肠,或采一朵杜鹃花做成干花书签,送给另一半。

有人说杜鹃的花语是忠诚与守护、思念与深情。而居住于长白山的朝鲜族,则把杜鹃花称为金达莱,是他们心目中春天的使者。

在我的家乡,杜鹃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弘吉刺花。相传,草原上弘吉刺部的女子,如清风明月,明艳坚韧。当年一位少年千里赴约,在杜鹃花盛开的时节订下婚约,漫山繁花见证了这位少年的赤诚与深情。

在克什克腾、阿尔山和呼伦贝尔等地,弘吉刺花还是母亲、荣誉的象征。

那里的人们认为,世间的花千种,唯有杜鹃最像母亲。

早有耳闻,赤峰市翁牛特旗亿合公镇磨盘山的磨石沟有个杜鹃谷,那里的杜鹃美得别有韵味。去年春天,我和好友一同前往,目睹了杜鹃谷高山杜鹃的绝美容颜。

我们来到杜鹃谷,寂静的林间忽然有了人的呼吸、人的心跳声,越往上走越能感觉到春天的跃动。感觉杜鹃花就在上边不远处,可是兜兜转转怎么也到不了跟前,总感觉它近在咫尺,可是转过一道弯它依然还在山顶脉脉含情地看着你。

越向上越陡峭,终于,杜鹃花海映入眼帘。杜鹃花的花瓣多为五片,舒

征。那里的人们认为,世间的花千种,唯有杜鹃最像母亲。

今年春天,孙大哥增加了60多个蜂箱,他把蜂箱安顿在民宿后的绿树丛中,蜜蜂集体飞舞到空中时,发出的声音如直升机的螺旋桨荡漾在春风里。其实这个村子早年也有养蜂人,但那些年荒秃秃的山峦,根本养不活蜜蜂,养蜂人还要雇人挑着沉甸甸的蜂箱,跋山涉水去远方,那点收入勉强维持油盐酱醋的基本生活。有多少甜蜜,就有多少苦涩

花田的心

□李晓

李、山桃、蜜橘,这些在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中浸润故土山水的山货大卖。食物是一道最为灵敏的引子,它打通了胃,更升腾起在外游子的袅袅乡愁。

我去孙大哥的民宿作客,他如数家珍跟我讲起了蜜蜂的故事。他告诉我,一斤蜂蜜,大约需要一只蜜蜂飞行2万多公里,飞行里程达15万公里,采集上百万朵花,简单地说,一只蜜蜂每天采蜜10次左右,也就最多能够采到50毫克的花蜜。我被这个数字惊叹不已。孙大哥说,而今母亲的早餐,就是用土蜂蜜煮荷包蛋。我望一望旁边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宋大妈,它面色红润如树上新鲜的

酿成。孙大哥记得,有个养蜂的长辈,因为常年肩挑背扛,到了晚年,弯弓一样的瘦弱身子沿路前行时,几乎是匍匐在土地上了。

在孙大哥的民宿上方,有一个波光粼粼的水库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,也是一些归乡人的杰作。水库经过扩容建设,成了湖,成了湿地公园。每到春天,水库上空,成群的白鹭、苍鹭、鸬鹚、野鸡光临,它们把池海当成了栖息的家园。孙大哥爱着蜜蜂,也爱着那些鸟,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和谐共生,这才是美美与共的幸福家园。

花的心藏在蕊中,每个花期都不会再错过,共听日月星辰唱首歌。

乡土浓烟

展自然又随性,边缘微微翻卷,花心伸出细长的花蕊,顶端缀着一点点嫩黄,整花呈喇叭状,又像个小漏斗,开口向外,像极了山林吹响的小号角。它的花瓣质地薄而轻柔,色泽由瓣尖向花蒂由浅至深,风一吹便轻轻地颤抖起来,灵动又张扬。

杜鹃花的颜色完全取决于阳光,阳光充足的阳坡偏亮粉,阴坡气温相对低的地方偏紫色。据说同一株花,初开时偏浅,盛花期会更加艳丽,临近凋零时会略微褪色。

杜鹃不论开在哪里,都美得毫不亢。野性十足的花,迎着微风轻轻抖动,这阵风韵自是温室花朵所不能及。它不娇柔不做作,想绽放就任性地开,不必取悦谁,不必打扰谁。白桦树是从山底就开始陪伴我们了,为何到了山顶伴着杜鹃才发现它与众不同呢?原来“美人兮相伴斯是阙堂”,此时的白桦树正是谦谦君子陪伴于美人之侧呢。

杜鹃谷的花期一般从4月中旬开始,5月初结束。它先开花,后放叶,满枝粉黛,花团锦簇。顺序是从山脚到山顶渐次开放,形成了颇有特色的“花海瀑布”。

春时不与百花争,我自逍遥人间客。杜鹃花又被称为映山红。在达斡尔族居住的山林与河谷间,每到冰雪初融,最先唤醒春天的,便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。它不与群芳争艳,却在寒风中傲然绽放,点点嫣红,染遍山坡,如同达斡尔族人民骨子里的坚韧与热烈。

春时映山红绽放时,达斡尔人会踏青赏花、对歌、跳哈库麦舞,这些活动都是春日里重要的民俗活动。映山红迎着残雪盛开,伴着春风起舞,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历经风霜依旧乐观向上,守着家园,生息不息。

春山有信,同一种花,在各民族的口中虽有不同称谓,却共有着一样的风骨。它坚韧、倔强,亦如母亲般温柔而坚定地守护着家园。

情怀絮语

孙大哥家门前的花田,也是这个村庄颤动的心房。这山水水气的变化,悉数纳入了花田的心房。

那几年,花田不是花田,也不再是稻田麦田,它荒芜了,杂草以疯狂姿态,刺痛了留守乡人的心。以田为纸,以犁为笔,以水为墨,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作画的春播秋种场面没有了。回乡的孙大哥也感慨不已,还有几个腿沾满泥浆的庄稼人,陪他坐在村子屋檐下,听那春夜里沙沙的喜雨,陪他坐在山坡上,听那蛙声一片,听那蹄起脚尖的风,从庄稼地里吹过,从稻田里吹过。

孙大哥的感慨,在群山间有了回响,在镇上人的心里有了回响。农文旅融合的小镇和美画卷,如时间轴一般缓缓打开。镇上相中了这块深山宝地,除了种稻谷,还可以种油菜花,这也是在大地作画。春天,绽放的油菜花,金黄金黄成了一幅天地之间的巨大油画。

今年春天,花田里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。春天的节目根本不需要彩排,以花田为背景的舞台上,民间舞蹈、戏曲、民歌等轮番上演,花海上空纸鸢翩跹,上台表演的人,大多是村里的农民。乡间艺术的细胞,在花田里激活,在花田里美爆了。

我在花田旁边的村史馆里,看见了一个村子血脉的上游,看见了它生生不息的涌流。在一幅乡人最美面容的照片里,我看见了宋大妈,这个老人的笑容,如那花田里的花,骤然绽放。

花田的心,就是乡人们的心,就是大地的心。我们都是爱田的人,它恩深义重,本分厚道。

青春岁月

□安宁

那一年我18岁,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。

我记得班主任倒背着手,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,笑眯眯地走来走去,注视着50多个学生,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,彼此商讨着该报哪一所大学。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,决定自己的未来。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,更不会网上冲浪,所以我的未来,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,或者班主任的一句话指点里。我实在不知道661分的成绩,应该报什么学校。山东大学?还是山东师范大学?反正走出山东,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对于我这样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的女孩,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。没有人告诉我,我应该去哪个城市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所高校的名字,最终在眼花缭乱中,决定像父辈一样保守,留在山东。于是,我对了几所师范大学,抬头求助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班主任,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。他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,他对此颇为骄傲。而在我们眼里,他就是权威,我们相信他,胜过相信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。喧哗中,我听见他漫不经心地扔给我一句话:“你就报个曲阜师大吧,保险,实在不行,就报聊师,百分百可靠。”说完这句,他就笑呵呵地走开了。

这几十秒的指点,像命运的齿轮,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——一所距离我所在的村庄不过20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。

那个暑假,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记本,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,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。我还买了每页可容纳400字的方格稿纸,将这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,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。

高考结束的那天,我从校门口的报刊亭里,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的报纸和杂志。我记得自己一边抱着一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,一边和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舍友走在校园里。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将来,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。

“等着吧,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

表作品的。”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

包票。开学后的第一个月,我就将抄写好的一沓稿子,一一叠好,装入信封,贴上邮票,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的邮筒里。两个月后的某一天,记得是初冬的黄昏,一脸青春痘的生活委员,拿着一沓信微笑着向我走过来。

那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,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,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,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。于是每逢她举着一沓信件,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,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。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,告诉班里的同学,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诉。这是我的秘密。所以我就假装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。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好友小颖写信,但即便如此,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。我要守口如瓶,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。

那一刻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,终于揭晓。

“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!看,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!”她站在我的身边,底气十足地向我、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。因为兴奋,她圆圆的小脸红扑扑的,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。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、真诚的,好像让整个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“作家”,我因此爱她,甚至想要讨好她。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城市的杂志,不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,印成了铅字,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的来信。

那篇叫作《找朋友》的处女作,早已被我忘记,刊载它的纸质样刊也丢失不见。我试图在百度上搜索电子版,但踪迹全无。那些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校园时光,就这样与面目模糊的处女作,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岁月长河之中。

且听风吟

风渡万里,只为一场同心之约

(组诗)

□高金鹰

同在苍茫上,身影趟走成一路器物沉默,纹路刻着相逢

开篇

走进展厅,眼前文物自带带着情节暗红的土,青绿的锈,未开沟陶罐元代钧窑香炉,携着同一段岁月战火里碎裂,风沙里黯淡如今覆在陶片上

沾着展柜前软的光,只剩安稳呼吸风从中原来,又从江南绕回草原看陶土粗犷,青铜厚重就知道,我们早就是家人

灰陶罐

西辽河石城,未开沟烟火三千年前的雪,抚摸过同一片山河粗绳纹勒进陶罐的肩土腥气未散,撞见中原炊器

不分农牧,不是你学我是互接着,窑火里相融慢慢组成一个叫“华夏”的家

银钵

乌桓马蹄捎来草香农耕炊烟漫过,北魏银钵飘出米香异域风撞进中原,在钵沿轻轻一颠金面具下,粗陶碗盛过切与茶碗沿手温一样滚烫这相融便破了界

龙首灶

青铜龙首沾着烟痕哪一缕是草原,哪一缕是中原村落火光映照相逢的脸,故事刻进铜纹唐代丰州城,马可·波罗足迹也轻商人牵马驼,铃声摇醒万里茶道

陶土与青铜并肩,瓷器望银钵走一趟,就懂了彼此辽阔与精细,在风里缠成一团

金牌饰

金箔人面对远方见过土挨着土,原野套马回头扶犁

草原风,中原雨,落一层体温映出我们的模样

长城与陶

长城砖,挨着草原陶墙再高,挡不住气息漫过砖缝一粒土认出另一粒尘砖上刻痕叠陶上指纹,在风里墙是界限,也是臂弯

沙吹过,城砖成新瓦,人往一处走瓮扛过西口霜,砖墙下草往草原长我们住过同一片风,同一片尘里

瓦罐旧事

晨光伏在罐口,豁口藏古人念想旧陶罐裹红山胎土,走西口的人从中原窑火抱来,塞北风风捏揉后五市乡音便浸进肌理

互市余声

六合同风,草原舞韵压茶盏底乐声沿着墙壁间开又聚拢丝帕抚过织锦,满目涌进涌出胡服领,辽代杖、榷场秤青铜纹,红山玉、陶土痕

从骑射箭羽,到六镇烽烟余烬从万里茶担到铁轨延伸这些交融过像是“留白”或余温我把展柜里的茶盏、茶针、茶盘都轻轻收进集体意识的共鸣里

一盖百年青砖,纹住千万器物喧腾茶马往复,驼蹄踏碎晨昏榷场线延伸,夯土裹着草屑新生

南北烟火,于此默然相逢我用目光抚摸磨亮的茶砖风自互市来,拂过千年檐角万千风物,终凝作同根脉息

诗星空



北国风光
BEIGUOFENGGUANG

周文静 摄